

Leo Tolstoy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十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512.14

1:14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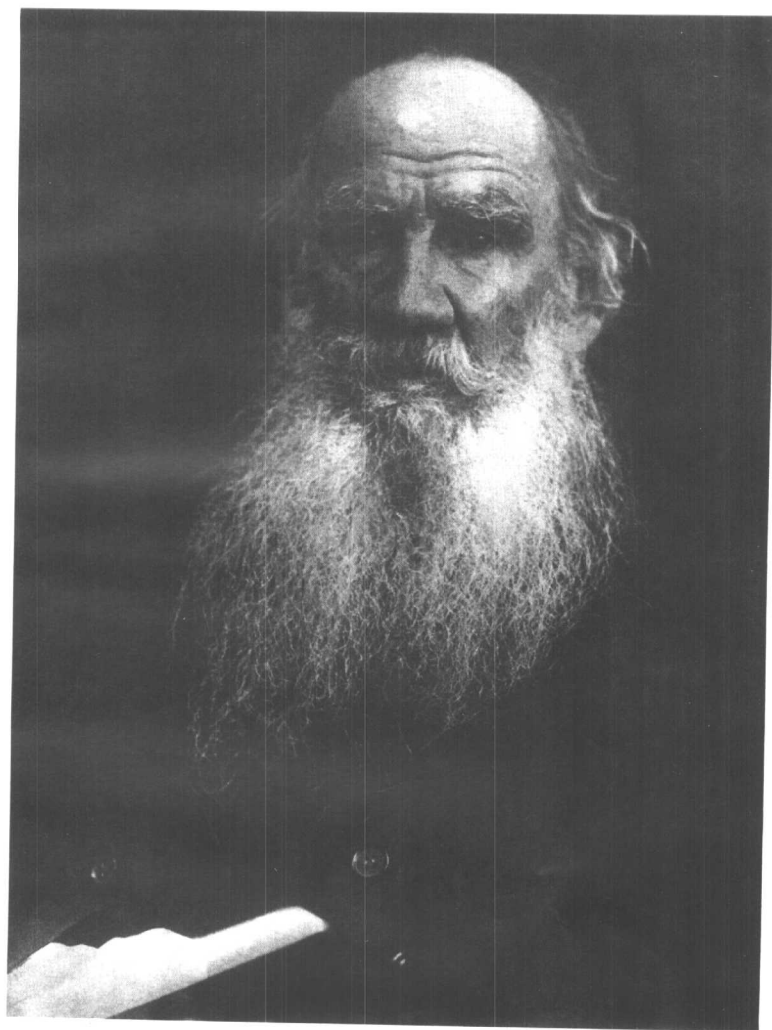
第十四卷

文 论

陈 癸 丰陈宝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1908年)



列夫·托尔斯泰和俄国生物学家、诺贝尔
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1909年)



在集市上和农民交谈(1909年)



仆人送来早餐：咖啡、牛奶和面包(1909年)



列夫·托尔斯泰在写作(1909年)

目 次

《童年》第二稿(片断)·····	陈 荣译 (1)
《童年》第二稿 《致读者》(片断)·····	陈 荣译 (4)
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	陈 荣译 (7)
《战争与和平》序(草稿)·····	尹锡康译 (10)
《战争与和平》序(初稿)·····	尹锡康译 (12)
就《战争与和平》一书说几句话·····	陈 荣译 (14)
《战争与和平》尾声(初稿片断)·····	尹锡康译 (26)
关于民间出版物的讲话·····	邵殿生译 (29)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摘译)·····	邵殿生译 (38)
《劝善故事集》序·····	陈 荣译 (58)
谈艺术·····	陈 荣译 (62)
《莫泊桑文集》序·····	尹锡康译 (66)
谢·杰·谢苗诺夫《农民故事》序·····	陈 荣译 (91)
论所谓的艺术·····	陈 荣译 (94)
什么是艺术?·····	丰陈宝译 (129)
威·冯·波伦茨的长篇小说《农民》序·····	陈 荣译 (325)
论莎士比亚和戏剧·····	陈 荣译 (333)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宝贝儿》跋·····	邵殿生译 (399)
亚·伊·埃尔杰利的长篇小说《加尔杰宁一家》 序·····	陈 荣译 (404)

谈果戈理陈 桑译 (406)

题解邵殿生 (408)

《童年》第二稿(片断)

在一部法国小说中，作者(他的姓名是尽人皆知的)在描写贝多芬的一支奏鸣曲给他的印象时说，他看见了长着天蓝色翅膀的天使，金柱的宫殿，大理石的喷泉，辉煌璀璨，一句话，作者尽力发挥法国人的全部想象力来描绘一幅美好事物的幻想画面。不知道别人会怎样想，当我读这位法国人的这段冗长的描写时，想象到的只是他为了想象和描写这些美好事物所作的努力。这段描写既不能使我想起他所说的那支奏鸣曲，就连天使和宫殿也怎么都想象不出来。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长着天蓝色翅膀的天使也好，金柱的宫殿也好，我从未见过。即使我见过这一切(这是很难设想的)，这画面也不会使我回忆起这支奏鸣曲。此类描写一般说来比比皆是，在法国文学中尤其如此。^①

法国人有通过画面来表达自己的印象的奇异癖好。要描写一张美丽的脸庞——说“它活象某座雕像”，或者描写大自然——说“它很象某一幅画”，描写一群人——说“他们很象芭蕾舞剧或者歌剧中的某个场面”。就连情感，他们也竭力想用画面来表达。十分美丽的脸庞、自然景色、活跃的一群人，始终胜过各种各色的雕像、全景图、绘画和布景。

① 下面删去一段文字：“我记得这段描写在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赛查·皮罗托盛衰记》里。但是，法国文学中有多少这类描写，熟悉这种文学的人是知道的。”——俄文版编者注。

他们不是提醒读者，不是调动他的想象力，使他理解美的理想，而是让他看到模仿的意图。

更为奇怪的是，为了描写某个美的事物，最常用的方法是把所描写的对象和珍贵的东西相比较。伟大的拉马丁，他的高尚的心灵自从《Confidences》^① 出版以来遂为举世周知（这位伟大的天才借这部作品出版而 *a fait d'une pierre deux coups*^②，既向全世界披露了自己伟大心灵深处的秘密，又得到他那么想购置的田庄）。这位伟大的拉马丁曾这样描写他坐在大海中一叶扁舟上、只有船板把他和死亡隔开时的印象：为了描写从双桨上滴落到海里的水珠是如何美丽，他写道：*comme des perles tombants dans un bassin d'argent*^③，读了这句话，我的想象立时神驰于婢女下房。我想象一个侍女卷起袖子，俯身在银盘上洗濯她太太的珍珠项链，无意间弄脱了几颗珠子——*des perles tombants dans un bassin d'argent*，而海和借诗人之助想象力在瞬间给我描绘出的那幅画面，我却已忘得一干二净了。要是拉马丁，这位天才的拉马丁告诉我说，这些水珠颜色如何，怎样地掉下，怎样沿着湿桨流动，它们落入水中时又漾开了怎样纤小的涟漪，那么我的想象力将会始终追随他的，而关于银盆的暗示却使我的思想倏然远扬。比喻是最自然最有效的描写手段之一，但它必须极其确切和恰到好处，否则就会产生全然相反的作用。——*La lune sur un clocher comme un point sur un "i"*^④——这是比喻不当的一个小小的例子，虽然它也是这位伟

① 法语：《隐衷》。

② 法语：一箭双雕。

③ 法语：宛如珍珠落入银盆。

④ 法语：月亮升在钟楼上，象圆点在字母“i”上。

大的拉马丁写的。

想象是如此活跃而轻灵的一种能力，所以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它。只要一个不妥当的暗示，一个费解的形象，数以百计的美妙而确切的描写所产生的全部魅力就全给毁了。对于作者说来，在作品中删去十处美妙的描写，较之保留这样一个暗示要合算得多。依我看，一般地喜好用比喻，特别是喜好用珍贵的东西作比喻，虽然多半是法国人的癖好，但这种癖好我们也有，德国人也有，在英国人那里则最为罕见。碧玉和钻石般的眼珠，金银色的头发，珊瑚般的口唇，黄金般的太阳，白银般的月亮，宝石般的海洋，碧玉似的天宇等等比喻是经常遇到的。请老实说，有没有诸如此类的东西？有人说，月光下落入海中的水滴比落入盘中的珍珠更美丽些，但水滴既不象珍珠，盘子也不象海洋。我并不阻止别人用宝石作比喻，但是比喻必须确切，物品的价值并不能使我把被比喻的物品想象得更美丽或更鲜明。我从未见过珊瑚色的口唇，却见过砖色的；从未见过碧玉般的眼珠，却见过溶化在水中的群青色和书写纸般颜色的。使用比喻，或是把较差的东西和较好的东西相比，以表示所描写的东西的美好，或是把不平常的东西和平常的东西相比，使人得到明确的概念。

(1852)

陈 染译

〔据《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1955年，莫斯科版。〕

《童年》第二稿 《致读者》(片断)

我也依照所有作者的共同癖好——跟读者谈谈。

这些谈话多半是为了博取读者的好感和宽容。我也想对您这位读者说几句话,可是抱着怎样的目的呢?我确实不知道,请您自己作出判断吧。

任何一个作者——在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上——无论当他写什么时,必然设想所写的东西会怎样产生影响。为了对我的作品会产生的印象有一个概念,一定要考虑到某种特定的读者。如果我不考虑到某一类读者,我又怎能知道我的作品是否为人喜爱呢?作品中某处可能使某人喜爱,另一处则为另一个人喜爱,甚至这个人喜欢的地方,别人并不喜欢。任何一种坦率地说出的思想,无论它如何错误,任何一个清晰地表述出的幻想,无论如何荒唐,都不可能不在某个人的心灵里获得同感。既然它们能在某个人的头脑中产生,那就必然会找到与它共鸣的头脑。因此,任何作品都必然有人喜欢。可是,并不是任何作品都能够整个地为一个人喜欢。

如果一部作品整个地为一个人喜欢,那么,依我看来,这样的作品在某方面是完美的。为求达到这样的完美(每个作者都希望达到完美),我认为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对假想的读者的智力、品质和倾向形成一个清楚、明确的概念。

因此,我首先对您这位读者说,我要描写您。如果您发现,

您不象我所描写的读者，那您还是不要读我的小说为好，您会按自己的性格找到别的作品。而您如果正是我所设想的那样的读者，那么，我坚信您会满意地阅读我的作品，尤其是在读到每一佳处时，想到您曾经鼓舞了我并且阻止我写蠢话，您会感到愉快。

为了被接受为我所选择的读者，我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您多情善感，亦即有时会打心眼儿里怜悯，甚至会为您所爱的虚构人物洒几滴眼泪，由衷地为他高兴，却不会因此感到害臊；只要您热爱自己的回忆；只要您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只要您读我的小说时，寻求的是触动您的心弦而不是让您发笑的地方；只要您不因为妒忌而藐视那上流社会，即使您不属于它，也能心平气和、不偏不倚地看待它——这样我就接受您加入我所选择的读者之列。主要的是，您得是个知音，亦即这样一种人，当你同他结识时，你就明白，无须吐露自己的情感和倾向，你就明白，他理解我，我心中的任何声音都在他心中得到反响。把人分为聪明的和愚蠢的、善良的和凶恶的是困难的，我甚至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知音和非知音却是我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间情不自禁地画下的一道鲜明界线。知音的主要特征是与他们交往愉快，无须对他们作任何解释说明，就可以满怀信心地传达哪怕是说得很含糊的思想。有这么一些微妙而无法捉摸的感情关系，它们是难以言传的，但它们却能被人领会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感和关系可以大胆地用暗示或默契的语言同他们谈话。因此，我的首要要求是理解。现在，我要请您这个特定的读者原谅我的文体中某些地方的粗糙和不流畅，我预先深信，等我把原因向您解释清楚，您就不会见怪了。唱歌有两种方法：用喉咙和用胸腔。难道喉音不是比胸音柔和得多，可它却不能打动心灵吗？反之，胸音

虽则粗拙，却能动人心弦。就我来说，哪怕就是在最空洞的旋律里，当我听到胸部深处发出的音时，我也不由得泪珠盈眶。在文学里也是如此，可以用脑来写，也可以用心来写。当你用脑来写时，那就会文从字顺地落到纸上。而当你用心来写时，脑子里千头万绪，想象中形象云集，心中的回忆纷至沓来，于是词句就不够完满，不够确切，粗糙而不够流畅了。

也许我错了，但是，每当我开始用脑写作时，我总是搁下笔来，力求单单用心来写……

(1852)

陈 染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

诸位先生。选举我为协会会员，使我的自尊心得到满足，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对于这次我不胜荣幸地当选，我与其归功于自己在文学领域所作的微薄尝试，毋宁把它看作对我作过这些尝试的那个文学领域所表示的同情。近两年来，政治的、特别是揭露性的文学，为了自己的目标而采用艺术手段，并且有了一批才智卓越、品德高尚的代表人物，他们热烈而又坚决地回答当前的每一个问题，对任何暂时的社会创伤都作出反应。因此，这种文学似乎吸引了公众的全部注意力，而使美文学失去了它的一切意义。大多数读者开始认为，整个文学的任务只是对邪恶进行揭露、谴责并加以纠正，一言以蔽之，只是发扬社会上的公民感情。近两年来我偶尔读到并听到一种见解，说有趣的小故事和小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正要来临的时代里，普希金将被忘记，并束之高阁，纯艺术不可能存在，文学只是促进社会上公民精神发扬的工具云云。的确，在这时候，也可以听见曾被政治的喧嚣所淹没的费特^①、屠格涅夫^②和奥斯特洛夫斯基^③的声音，可以听见在批评界复活的、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为艺术而艺

① 阿法纳西·费特(1820—1892)，十九世纪俄国诗人，他反对诗歌为社会服务，是当时俄国“纯艺术”派诗歌的代表人物。

② 屠格涅夫(1818—1883)，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

③ 指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十九世纪俄国著名剧作家。

术的论调，但是，社会还记得它做过的事，仍然只赞同政治的文学，并认为唯有它才是文学。这种追求曾是高尚的、必要的，甚至在短时间内是正确的。我们的社会为了拥有力量跨出它近年来所跨出过的前进的巨大步伐，它必须是片面的，它必须醉心于超过目的，以求达到目的，必须只看到眼前这个目的。而且确实确实，当环绕我们周围的邪恶的画面第一次在眼前展开，而摆脱邪恶的可能性又已出现的时候，还能想到诗歌吗？人感到痛苦的时候，又怎么能够想到美的事物呢？我们既享受这种追求的果实，就不应责备这一追求。社会上敬重文学的不自觉的普遍要求，新出现的舆论，我甚至要说，我们政治文学为我们实现的自治，正是这种崇高的追求的成果。然而，不论这种片面性的追求如何崇高，又有如何良好的影响，它象任何的追求一样是不可能持续不衰的。人民的文学是人民的完整的、全面的意识，在这种意识里，不论是人民对于善和真理的爱，还是人民在某一发展时期对于美的直观，都会同样地反映出来。现在，当新近展开的活动的最初刺激已经消失，胜利的欢欣也随之消失，而曾有吞没整个文学之虞的政治激流经过长期沉着地冲击之后而在河床中平息下来的时候，社会也明白了自己的追求的片面性。有这么一些议论，说描绘邪恶的阴暗画面已经令人厌烦，描写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徒劳无益等等。社会也是对的。这种天真地说出的不满情绪意味着社会已经懂得，不光是从批评论文，而是凭经验弄清楚了，并且体会到了那貌似简单的真理：不论反映社会暂时利益的政治文学意义如何伟大，不论它对人民的发展如何必要，总还存在着另一种文学，它反映永恒的、全人类的利益，反映人民的弥足珍贵的内心意识，为一切民族一切时代所享受，离开它任何一个具有力量和朝气的民族都不能得到发展。